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六十目錄

楊漢公

干祿字書後記

房千里

骰子選格序

遊嶺徼詩序

盧陵所居竹室記

知道

許渾

烏絲闌詩自序

蔡京

京初爲僧令狐楚鎭滑臺勸之學登進士第官御史歷澧撫饒三州刺史咸通中拜嶺南西道節度使以貪惏爲下所逐貶死崖州

李肇東林寺碑陰記

元和初武陽公廉刺江西和惠多暇歎二林精舍之最佛書闕如以月俸家財經始大藏廬岳師資坐閱貝斅皆懷德於公也昭肅皇帝患僧繁濫詔省其居以嚴其人因是

林藏毀經逸先帝即位許勝地復寺東林振焉僧行言立心至勤完集經教走丐歷歲克就無期大中十二年洪廣潭宣四鎮兵擾先帝以中丞韋公英果多知詔馳鎮舊地先德在人詠歌不忘江湖老叟有懷惠泣下者聞公至皆願縛賊出迎故公未至而人已安纔至而賊遂平皆如先帝之策闕泣訪舊事德績盡在獨經藏闕焉因名行言傾俸使復不一歲而藏成經備如初繼先志也

呂受

受大和中鄉貢進士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序

妙道闕三字難智窮歸心是崇敢闕三字心感而著事因而生有唐義成軍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西平公我尚書性闕二字繼祖風國重闕詔委旄鉞自臨雄鎮事理數行而能習武不威韜光匿耀政模造化信叶大時以闕十二字是以三州有和樂之化五載無造次之刑上下咸安中外悅服天明聰聽闇亦何闕一字押衙田伾等咸以闕一字運契符君臣際會職位皆重寄任匪輕持盈若虛惣無怠謙若居散恭如處閑內迫奉公外寬從闕一字茲謂誠性自然

風敎被焉易獲其全斯所以分也未字闕一以報也遂僉議

佛經有尊勝陁羅尼者功德宏廓道義幽元而能普濟生

靈博救品物陰影纔及莫大罪銷飛塵畧沾福履將至欲

以命工刻石當道建幢冀得惠風接吹白日迴照輕飄遠

景長及百靈仰其佛功用答殊造所望節幢等法幢同立

比石齊堅仁壽等並長承時偕慶天照誠感人願必從卑

誠共陳果遂其志凡曰慶幸無以過焉

譚銖

銖吳人會昌元年進士爲蘇州鹺院官

廬州明教寺轉關經藏記

大唐咸通庚寅歲廬之佛寺曰明教有禪那僧文珦創轉關經藏成命銖記其事銖常學釋氏因錄其義以喻之曰經曰佛滅度後像法存焉夫像似也俾迷者覩其像得其意乃曰經心也藏藏也如心之含藏萬法者也故曰一心生萬法萬法由一心其動靜弛張在我而已寧窮其義略舉其大斯藏也本於一心靈通無礙動用自在靜則萬法空寂動則三界彌綸虛偽唯心所造作其在斯乎周迴八角角覺也佛以眼爲八邪耳爲八患鼻爲八苦舌爲八難

迴八邪爲八覺迴八患爲八解脫迴八苦爲八安樂迴八難爲八王子指四八爲三十二相由此八關返邪歸正成佛之境矣止則寂然無用引則轉而不窮動雖有聲靜乃無跡以此現相俾人歸依知佛之心體道之要使迷徒瞻禮自識根源移於身心可見微密迷者若悟知三乘妙旨未脫輪迴一法正宗不離眞性性而非性眞何所眞乃知三界本空十方一相相而無相知何所知如始當語言道斷心行起滅其藏貯修多羅教數千軸募金長者禪那弟子蘄州長史殿中侍御史上柱國王師貞特力營構果獲

成就噫己丑歲屬徐方兵亂援軍屯集雖存根本幾失護

持今則邑相端嚴典教漸備所表法輪常轉心不動揺畧

諭因緣以示道俗云爾讃曰

修多羅教函於藏輪周迴八角正道斯陳動用一心爲萬

法因忘因無法得本歸眞鐫於金石用導迷人

劉約

約官水部員外郎歷滄州天平節度使徙宣武卒

請王叔泰歸宗奏

王鍔之子故德州刺史王稷在任有善政郡人愛之爲李

全晷所殺家無遺類有男叔泰年五歲郡人宋忠獻潛收養之今已成長臣察知其事忠獻已補軍職叔泰送歸其宗

余知古

知古文宗時人

謝段公五色筆狀

伏蒙郎中殊恩賜及前件筆竊以趙國名毫遼東仙管曾進言於石室亦奏議於圓邱經阮籍而飛動稱神得王珣而形製方大妙合景純之讚奇標逸少之經利器莫先豈

宜虛授某藝乏鴻彩膺此綠沈降自成麟翻將畫虎空懷得手之趣實多過眼之迷春蚓未成豐狐濫對喜並出圖而授驚逾入夢之徵將欲遺於子孫清白莫比更願藏之篋笥瑞應那同捧戴明恩伏增感激謹狀

陳去疾

去疾字文醫侯官人元和十四年進士會昌中官蔡州刺史終邕管副使

王師如時雨賦以慰悅人心如雨枯旱為韻

惟唐十二葉盛德如春雖幽無不被而獷有未臣帝曰苟

非我武焉能庇人於是考龜策諧諮詢投干戈於苗扈之地拯黎庶於塗炭之辰是師也以勝殘爲心以除暴爲主得周宣之薄伐非漢皇之黷武爾乃誓六師命吉甫鼓而出令俯而取始天聲乍發闞若雷霆終聖澤旁流霈如甘雨既殲元惡不問其餘誠與之更始而待之如初簞食壺漿將爭先以邀路緇黃耆艾知弛負以寧居是以足蹈手舞怨釋憤攄洗心靈而沃若類草木之賁如始其聞金鼓之聲疑殺戮之謂及其蒙霑濡之賜衆乃歙歔以相慰曰豈圖汙俗猶軫聖心般雲雷以作解與枯槁而爲陰濟濟

烝徒一以貫乎睿旨禺禺噍類闕字一得滌其煩襟渥恩既溥幽憂爰泄愛離畢之時見覩燎原之燄滅始憑鼓怒信天步之不回終乃發生諒人情之大悅既而新厥政革其謨遂開儒風與文教載橐越棘與燕弧正皇綱於寒暑變下國之榮枯夫如是莫不沐仁澤以愉愉詠恩波之侃侃方且觀濠梁之魚樂豈復比農人於歲旱

張元審

元審開成時人

唐故李氏夫人墓誌

河南府河陽太平鄉臨泉村鄭宏禮適妻以開成四年三月十四日昊天不祐終於長夜夫人祖諱海尊諱士安以元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殯於河南府濟源縣清廉鄉官橋村平原禮也其先隴西郡人也嘗觀懷洛之士公門惟積善琴瑟調和天資柔順常能克已以惠於人性自沖和母儀覩戚有兄弟兩人兄從簡大和七年九月十日終于長夜弟道士元慶住奉仙觀夫人有四女幼小長女丞登三和娘子皆以形毀絕漿不食日月推移痛盡晝哭之深夫人忽自寢疾而未經旬遂終于開成四年歌變爲哭傷

嘆不期享年卌至開成四年己未歲四月壬子朔十日辛酉殯於河南府河陽縣太平鄉西洺村北卌五步高岡之前其地阜勢前引後從中之如堂安殯必固誰言有虧猶恐桑田變改年代不同若不標於貞石何可晒於千載迺爲誌云其一曰憶念平生日曾爲濟上人芳聲傳海內誰是不知聞其二曰死隔恩憐女悲（闕四字）空（闕一字）何處去聲聲堪斷腸其三曰葉落終歸本人生（闕二字）然泉臺空寂寞來路永無還

李宏慶

宏慶開成中檢校太子庶子金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大慈恩寺大法師基公塔銘 并序

按吏部李侍郎乂碣文法師以皇唐永淳元年仲冬壬寅日卒於慈恩寺翻譯院有生五十一歲也後十日陪葬於樊川元奘法師塔亦起塔焉塔有院太和二年二月五日異時門人安國寺三教大德賜紫法師義林見先師舊塔摧圮遂唱其首率東西街僧之右者奏發舊塔起新塔功未半而疾作會其徒千人盡出常所服玩泊向來箕斂金帛命高足僧令檢俾卒其事明年七月十三日令檢奉行

師言啟其故塔得全軀依西國法焚而瘞之其上起塔焉又明年十月齋行狀請宏慶撰其銘予孰聞師之本末不能牢讓師姓尉遲諱基字宏道其先朔州人累世以功名致爵祿先考宗松州都督伯父鄂國公國初有大勳力宏道身長六尺五寸性敏悟能屬文尤善于句讀凡經史皆一覽無遺三藏法師元奘者多聞第一見宏道頗加竦敬曰若得斯人傳授釋敎則流行不竭矣因請於鄂公鄂公感其言奏報天子許之時年一十七既脫儒服披緇衣伏膺奘公未幾而氷寒於水矣以師先有儒學詞藻詒講譯

佛經論卌餘部草疏義一百本大行於時謂之慈恩疏其餘崇飾佛像日持經戒瑞光感應者不可勝數嗟乎宏道其家世在朔漠宜以茹毛飲血鬬爭煞戮背義妄信爲事今慕浮屠教苦節希聖采入其奧與夫鄂公佐聖立國功成身退出于其類爲一代賢人實稟間氣習俗不能染也明矣退爲銘曰

佳城之南兮面南山元奘法師兮葬其間基公既歿兮陪其後甲子一百兮四十九碣文移入兮本寺中曇景取信兮田舍翁義林高足兮曰令檢覿承師言兮精誠感試具

畚锸兮發元堂全身不朽兮滿異香銘誌分明兮是宏道齒白骨鮮兮無銷耗瑞雲甘雨兮晝濛濛神祇悉䆳兮羅壽宮依教荼毘兮得舍利金瓶盛之兮埋厚地建塔其上兮高巍巍銘勒貞石兮無愧辭深谷爲岸兮田爲瀛此道寂然兮感則靈

陳蝦

蝦字君錫莆田人開成三年進士累官刑部郎中

霓裳羽衣曲賦

我元宗心崇至道化叶無爲制神仙之妙曲作歌舞之新

規被以衣裳盡法上清之物序其行綴乃從中禁而施原夫采金石之清音象蓬壺之勝概俾樂工以交泰儼彩童而相對𣽂灑合節初闡六律之和搖曳動容宛似羣仙之態爾其綷節迴互霞袂飄飈或眄盼以不動或輕盈而欲翔八風韻肅清音思長引洞雲於丹墀之下颯天風於紫殿之旁懿乎樂洽人和曲含仙意雜絃管之繁節濬君臣之元思清淒滿聽無非冲穆之音颯沓盈庭盡是雲霄之事吾君所以凝清慮慕元風無更舊曲用纂成功既心將道合乃樂與仙同悅康平於有截延聖壽於無窮美矣哉

調則冲虛音惟雅正於以臻逍遥之境於以暢恬和之性遂使俗以廉平人無紛競見天地之訢合致朝廷之清淨小臣忭而歌曰聖功成兮至樂修大道叶兮皇風流顧揣俾於竹帛贊元化於鴻休

張次宗

次宗宰相宏靖子開成初爲起居舍人累遷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出爲澧明二州刺史卒

謝賜端午衣物狀

右伏以中晷良時沐蘭令節王人乘驛初降於九霄內府

頒衣遠霑于千里臣忝膺寄任未展涓埃節候每移尸曠增懼陛下殊私荐及寵賜不忘天書覩經緯之文麗服見裁縫之妙捧其珍玩價重於兼金賜以絲絲恩深於延算況寵周將校問及偏裨爭馳就日之誠益勵酬恩之節

謝賜冬衣狀

右伏以元律戒時祁寒應候王人傳詔御府頒衣伏惟皇帝陛下盛德御天至仁育物每念藩方之任屢加寵錫之恩臣績効未施塵忝茲久捧溫密之詔喜若朝天被輕纖之衣暖同就日況撫寒之問下及師人錫服之榮遍周戎

校喜氣乍傳於封部陽和先及於荆衡爭馳戀闕之誠各勵酬恩之志

謝賜冬衣狀

右中使劉泰伸至伏奉勅書手詔宣慰臣及將吏僧道百姓等幷賜臣手詔及冬衣兩副大將衣十副者清風戒寒元律將至未及嚴凝之候已霑輕暖之衣承寵命而載懃啟緘封而增感伏惟皇帝陛下至德御時深仁育物光武十行之詔每覩憂勤魏后五時之衣未爲寵錫況臣叨榮漸久受賜彌多寒暄之節候驟移新舊之光華相委被服

悉須於御府裁縫僅度於私家挾纊之恩已周於列校維鵜之刺尤媿於微躬

薦前漢州刺史薛元賞狀

右件官明敏多才幹能有用嘗列班行之任亦專繁劇之司廣漢在蜀川之中最爲大郡凋瘵之後爲理甚難流庸自占者過九千家田業開闢者踰五百頃修兵甲則戎備斯足置什器則公用有餘事無不周去有遺美臣任當廉察備覩政能伏望聖恩特垂甄獎

薦前淮南節度掌書記殿中御史李躔狀

右件官稟性端方臨事果毅有清介之節擅文華之名操心不回居約可久臣去年有狀已具薦論累月在京未蒙奬擢儻置之諫署或授以憲官視其爲人必能稱職輒再具論奏伏望天恩俯賜裁酌謹奏

薦前澧州刺史崔芸狀

右伏以前件官業尚儒學才通吏事言行無玷終始可觀有古人歲寒之心得君子時中之道所歷五郡去皆見思或在危疑之中能全名節或當徵發之際不擾疲人自理澧陽課績尤異得賦斂變通之法置郵館供待之資創立

隄防修繕城洫事必可久政皆有經臣任忝宣風諳其履行若在郡無此實効豈敢輒有薦論伏望聖恩特加獎擢

薦觀察判官陸暢請章服狀

右件官植性謹和涖事周敏詞賦中第篇什成名應物而精力有餘處煩而變通靡滯所委公事案牘雖多巨細無遺剖斷尤速領刑獄之重人自不冤須廉察之條法皆可久準勅文使下檢校官凡至五品便得賜緋今陸暢前任秘書丞已是登朝五品郎頗與格文相當又職事修舉合當甄獎臣先已有狀未蒙允許今輒敢再具論奏伏望天

恩特賜章服

請立前節度使李德裕德政碑文狀

右伏以勲著王室者則銘於景鐘功及生人者則刊於樂石故扶風存必拜之地峴山有墮淚之思固有舊章蓋無餘美竊以李某纉慶相門伏膺儒業得郤縠詩書之學兼祭遵儒雅之風自授任坤方鎮安全蜀亭戍多警灾旱相仍外有定戎之功則城栅相望内有繕完之備則器甲維新強寇將罷其東漁鄰敵自止其南牧況令行屬郡威肅連營來暮之謡已章於昔歲去思之美無謝於古人今合

境同詞諸郡獻狀雖黃霸入用寵方盛於登賢而鄧侯不晉情猶深於愛樹臣謬當交代備聞政能願嗟卧轍之情特允紀功之請

韋溫

溫字宏育京兆人年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書判拔萃補校書郎累遷尚書右丞出爲陝虢觀察使武宗立名拜吏部侍郎出爲宣歙觀察使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謚曰孝

請治修葺太廟慢官並止委中使鳩工疏

臣伏見今月五日勅將作監等修葺太廟稽遲各已罰俸

特命親臣專知繕理有以見陛下奉宗孝思之至也臣聞
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夫設制度
立官司車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伏以太
廟當修詔下踰月有司弛墮曾不加誠宜黜慢官以懲不
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於正吏舉其
職也而聖思不勞百職不曠今慢官不恪止於罰俸宗廟
所切便委内臣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爲
陛下所私羣官有司便同委棄此臣竊爲聖朝惜此事也
事關宗廟皆書史策苟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

得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

請止上尊號疏

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徽號之來乃聖王之
末事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歉恐非崇飾徽稱之時

歐陽秬

秬字降之國子監四門助教詹從子開成中進士劉從諫
鎮澤潞表佐幕府其子稹拒命上表斥損時政或誣秬爲
之詔流崖州賜死

移陸司勳沔書

月日歐陽秬移書郎中閣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紛然爲貞者笑脫使貞者始貞而後蕩奈百人之笑一人耶嗚呼一之笑百百者有比恥於一人而已百之笑一一者舉目無比其如恥何伏唯閣下少垂聽覽秬在閩中時聞閣下之名十年矣及來京師又逾一紀嘗期閣下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驥會稽謝慶緒出則如蜀孔明殷傅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庶幾於直道也今皇帝起閣下爲郎閣下俣俣而來秬謂斯來也嚮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耶四夷

之患皆平矣無有策耶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耶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耶天下之無贓者不可刼耶天下之無寃者不可雪耶天下之無屈者不可伸耶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誠耶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驎之謝敷斯人也閤下亦斯人也豈徒鼓動以朝廊飡而退是何前倨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今百人之反笑矣閤下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秬謂閤下今之爲不及昔時不爲明矣且逢萌不掛冠孰有萌耶孫楚不漱石孰

有楚耶閣下始心爲直苟在爲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達者雖在閣下之左先達者雖在閣下之右秬所謂爲郎不若不爲蓋悲閣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閣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勝景山川如繡鱸鱠蒓羮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爲陸司勲庶幾乎不朽伏維念之秬再拜

韋琮

琮字禮玉第進士武宗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無功罷爲太子賓客分司卒

月明星稀賦（以大明流光羣曜自戢爲韻）

伊圓光之未呈覩列象之繁星忽昇輪以委照齊掩縟而韜精天宇無雲意姮娥之可覩金波出海覺婺女之迷明爾其兎影高輝榆光潛靄沖融者寥落或存隱映者蒼茫自昧仰著明而下分融朗鶩有爛而全迷光大美矣夫星沈四裔月麗中央以合璧之華彩埽連珠之衆光有北微分於辰極維南屢失於昊蒼奕奕三台既慙容於出沒熒熒五緯亦具體而微茫時則俯燭地隅斜臨海嶠寫碧落

以增麗拂金風而引耀使占蜀國當曖昧而何知賢聚頴川豈低昂而自照的的悠悠蟾孤桂秋離離兮弄影如晦皎皎兮澄明不流萬家盈手之時望女牛而纔見千里同心之際美烏鵲而追遊且樂彼無私失乎躔次焜煌河鼓羃歷天駟初朣朧出地似懷德以增輝忽燦爛經天知畏威而有自既而夜久凝澈時無埃氛銀華炫晃以將落珠彩蕭疎而掩羣且共歎於陰靈因悲鵲化如欲覿其分野豈辨天文儼若咸賓稀然且集知至明之難競故不耀而相襲則水朝宗未足以爲喻火就燥孰云其可及吐皓魄

以流空掩繁光而載戢

明月照積雪賦 以孤光上燭寒彩下凝為韻

月麗天而配陽雪抱陰而體剛輪合太虛類呈祥於往漢尺盈平地亦表瑞於我唐清輝洞照皓質練張配金精而可久禀水德而為常月吐危峯自掩瑤階之跡雪凝平野誰分玉兔之光高卑交映靜動有方一則向晦而引曜一則候明而昭彰同聖人之潔白類君子之行藏俯而察之謂履玉山之玉遠而望也謂覩燭龍之燭影能相扶德且不孤朣朧相映若有若無虧盈足為物鑒樸素可與道俱

夜久彌明鵲遶林而就侶室虛生白人味道以自如當其雲卷天高氛銷鏡朗曠碧霄明媚之色失白鷴飛舞之狀臨北堂而可鑒曳穿履以遐望娟娟若畫高臨舊井之中淅淅驚風疑落孤松之上光臨皓壁氣引凝寒混金波而曜潘室交素彩而鄗齋紈入秦臺且不慙於清鏡彈楚曲寧有愧於幽蘭懿夫夜已深兮月猶在雪未消兮夜將攺照耀冰壺之質掩映瓊林之彩月之德也明而升雪之體也白巳凝圓虛色潋柔衹氣澄故得二美相貫兩氣合宏謝莊翫而成詠袁安寢而莫興原夫象在於上形成於下

德無不施物無不假比同塵之叶美異投珠而見舍倘委照以無私願不遺於微者

楊漢公

漢公字用乂虢州宏農人大和八年進士累拜荊南節度使名爲工部尚書宣宗朝同州刺史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

干祿字書後記

太師魯公忠孝全德儀刑古今存道沒身煥乎國史文學之外尤工隷書盡鍾繇之精能極逸少之楷則頃因左宦

曾牧兹郡才大事簡居多餘閒錄干祿字樣鐫於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一二工人用爲衣食業晝夜不息刓缺遂多親姪禺頃牧天台懼將磨滅欲以文字移於他石資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忝棠陰獲覩墨妙得以餘俸成禺之意自看摹勒不差纖毫庶筆蹤傳於永永時開成四年六月廿九日

房千里

千里字鵠舉太和中進士官國子博士終高州刺史

骰子選格序

古之序班位列爵祿非獨以理萬民總百事也用以別白
賢不肖堯爲君舜爲相其下有共鯀焉成王爲君周公爲
相其下有管蔡焉舜周公之貴非幸也宜也共鯀管蔡之
殛放非不幸也宜也故賢者宜進之雖已貴益其祿厚其
爵不爲幸不肖者宜退之雖已賤奪其稟削其秩不爲歎
由是人用自勵遷善去惡强奮自篤後代衰微升於上者
不必賢沈於下者不必愚得不必功失不必過賢者知其
善不足恃恥比肩而趨故賢未嘗進不肖者知其惡不果
棄惟奮臂而逞故不肖未嘗退有賢者退人雖心知之卒

無奈何且曰非人也命也有不肖者進人雖心知之又無可奈何亦曰非人也命也以是善不勸而惡不悛卒曰付諸命而已矣果如是聖人所謂仁義忠信者何足道哉姑徵其有命無命耳悲夫斯後代之不可復古豈不由是也

開成三年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六骰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爲尉掾而止者有貴爲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欻升於上位者大凡得失酷

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爲勞息萬物爲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眞爲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禦寇敘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微物且猶竊爵位以加人或一瞬爲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耶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爲骰子選格序

遊嶺徼詩序

有進士韋滂者自南海邀趙氏而來十九歲爲余妾余以

鬢髮蒼黃倦於遊從將爲天水之别尚有數秋之期縱京洛風塵亦其志也趙屢對余潸然恨恨者未得偕行即泛輕舟暫爲南北之夢歌陳所契詩以寄情

廬陵所居竹室記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彤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爀故膏盲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燠人之外好欲軒冕文綵以爲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内好欲寡慮恬默以爲泰似若静且陰焉其門外

欲肥馬大車以爲熱者其室內欲虛堂廣厦以爲清者果反是必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性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神瘵外飾文采不能動且榮而必慊其心睽內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汩其志亂外門淒淒而寒者內室形形而熱者其士窮予三年夏待罪於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爲柱楣撑者爲榱桷破者爲霤削者爲障臼者爲樞竅者爲繩絡而籠土者爲級橫而格空者爲梁方大暑火烘爆霤坼壞若墜於鑪若燎於原

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爔爔如列千萬炬於室內視其門卽寂寥虛閴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鬻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於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生死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得之今予室之曦子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爇其爐而斬其工竹室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詞於壁

知道

世之所以爲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計耳熱聲口飫味目厭色斯所謂常情之大欲也世所以爲窮者秩不足以庇身祿不足以充用侮不能威辱不能刑聲色不足於耳目滋味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情之大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祿仕者豈爲是耶曰非也聖人爲人者也恒人爲己者也聖人負其資得其地逢其時有其祿然後因其鎡基流其德澤猶水之居高者決而漑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爲榮者導人於仁誼然後使千萬

年載其烈光爲巍巍之德功以浹於生人者也恒人之爲

已者期於厚祿貴位以私尊祿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

富而愈汰以逞快一日之欲纔放肆於氣未絕之閒者也

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於人無其時無其位奉

其道以自飾故聖人進不爲榮退不爲戚而常得其道恒

人幸其時竊其位恣其所爲竭人以自足無其時失其位

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爲已榮退以爲已辱而常失

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嘆行已

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已之道道無所施非嘆其身

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不達者幸曰吾妻不能羅襦吾兒不能肉食耳豈常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崇錫不以爲厚以其所賞果當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己幸也恒人無毫毛以裨於人苟幸得祿仕卽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得爲大黠其所得幸也孔顏聖賢也豈嘗鬬伐樹瓢飲以爲己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鬬受封攝理以爲己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樂也外內故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於人不足故取於人有道之人雖鹿裘帶索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內

而忘其外也豪民俠士紫衣金鈎而人不貴之者文飾於外也若然者富貴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仁誼者質充於內也西子不華嫫毋錦縠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窮於時者當思負其內以自篤無以其外而諂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茍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許渾

渾字用晦丹陽人故相圉師之後太和六年進士第當塗太平二縣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大中三年爲監察御史

歷虞部員外郎睦郢二州刺史

烏絲闌詩自序

余卯歲業詩長不知難雖志有所尚而才無可覯大中三年守監察御史抱疾不任朝謁堅乞東歸明年少間端居多暇因編集新舊五百篇置於几案間聊用自適非求知之志也時庚午歲三月十日於丁卯澗村舍手寫此本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一目錄

蔣儇

石壁院記

崔于

請御史大夫中丞在尚書左丞上奏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一

鄭涯

涯太和朝官司勳員外郎

武宗祔廟議

會昌六年五月禮儀使奏武宗昭肅皇帝祔廟并合祧遷者伏以自敬宗文宗武宗兄弟相及已歷三朝昭穆之位與承前不同所可疑者其事有四一者兄弟昭穆同位不相爲後二者已祧之主復入舊廟三者廟數有限無後之主則宜出置別廟四者兄弟既不相爲後昭爲父道穆爲

子道則昭穆同班不合異位據春秋文公二年躋僖公何休云躋升也謂西上也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當同北面西上孔穎達亦引此義釋經文賀循云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上繼元帝晉元帝簡文皆用此義蓋以昭穆位同不可兼毀二廟故也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且殷家兄弟相及有至四帝不及祖禰何容更言七代於理無疑矣二者今以兄弟相及同爲一代矯前之失則合復祔代宗神宗於太廟或疑已祧之主不合更入太廟者謹晉代元明之時已遷豫章潁川矣及簡

文即位乃元帝之子故復豫章頳川二神主於廟又國朝中宗已祔太廟至開元四年乃出置别廟至十年置九廟而中宗神主復祔太廟則已遷復入亦可無疑三者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别廟者按魏晉之初多同廟葢取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之義自後晉武所立之廟雖有七主而實六代葢景文同廟故也又按魯立姜嫄文王之廟不計昭穆以尊尚功德也晉元帝上繼武帝而惠懷愍三帝時賀循等諸儒議以别爲主廟親遠義疎都邑遷異於理無嫌也今以文宗棄代纔六七年武宗甫爾復土遽移

別廟不齒宗祖在於有司非所宜議四者添置廟之室案禮論晉太常賀循云廟以容主爲限無拘常數故晉武帝時廟有七主六代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及康穆二帝皆至十一室自後雖遷故祔新大抵以七代爲凖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名儒通賾覩奥事有明據固可施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毁爲制則當上不及高曾未盡之親下有忍壓子恩義之道今備討古今參校經史上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以存高曾之親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代於太廟東閒置兩室定爲九代十一室之制以全臣子恩

敬之義庶協大順之宜得變禮之正折古今之紛互立羣疑之杓指因心廣孝永燭於皇明昭德事神無虧於聖代

武宗祔廟合祧遷議

夫禮經垂則莫重於嚴配必參損益之道則合典禮之文況有明徵是資折衷伏自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嗣位皆以兄弟考之前代理有顯據今謹詳禮院所奏並上稽古文旁摭史氏協於通變允謂得宜臣等商議請依禮官所議

鄭處誨

處誨字廷美贈僕射澣子太和八年進士累遷工部刑部

侍郎出爲浙東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

授鄭薫禮部侍郎制

勅儀曹劇任中臺慎擇總百郡之俊造考五禮之異同必求上才以允僉屬中散大夫尚書工部侍郎鄭薫高陽茂族通德盛門秉莊氏之遺風藴名卿之品業文諧騷雅鼓吹前言譽洽搢紳領袖時輩操守必修其謙柄進退常蹈於德藩學中詞科亟升清貫持橐列金華之侍揮毫擅紫闥之工貳職冬官克揚休問是用俾司貢籍以振儒風朕以化天下者莫尚於人文序多士者以備乎時選育材之

本惟善是從搴拔既尚於幽貞聳勸勿遺於曹緒無求冠玉無採雕蟲當思取實之方必有酌中之道爾其盡慮以率至公可守禮部侍郎

邠州節度使廳記

邠爲古國其俗質而厚其人樸而易理業尚播種畜擾有后稷公劉之遺風始皇并天下地屬右輔後漢析爲新平郡後魏改置豳州國朝因之開元中詔以豳幽爲疑因改爲邠天寶已前太平歲久西通伊涼萬里而遠邠實爲近郡申王薛王以親賢之貴居之太尉房公以盛德之重居

之洎逆胡勃起幽朔西戎塵坌蕩湧乘釁難際盜據河右蕃兵去王城不及五百里邠由是爲邊郡斥候近郊鎮要害大歷中尚父汾陽王始以朔方軍壯其威容後益選武勇驍健有膽決奇謀者繼之今天子三年西戎款關獻河湟數州故地西鄙益拓邠爲近蕃上念兵戎方息邊備愈遠始詔司空白公由丞相府持節來鎮丞相功成繼命文雅忠恕之風煦然而起邊人若寢寤拭目心意蘇醒始知禮讓文化之爲急務廷議以我李父尚書公前爲夏帥夷吡又安寇盜弭息儲廩果實兵械果完懋賞休績遷鎮是

軍季父又以理夏之政移之於邠邠人嬉嬉薰爲太和嘗
覩屋壁志前帥是軍者之名氏因曰曩之帥此者豈不知
是耶始務公車而角材堅壘未暇及此爾吾既承數君子
大理之後敢不勤督吾之未至者況今戎醜既夷不宜獨
以鳴鼓韓敎擊刺爲事因命疏自開元以來刺是郡帥是
軍者追書於屋壁季父尚書公曰吾思將有以警於吾前
警於吾後者邠之土實婦人無桑績不能自衣朔方之軍
雄男子勇於公戰無他業以自厚故郡之人以耕稼爲事
軍之卒以勇敢得賞後之撫於人者宜勉農畝時其徵調

人不擾而完富矣帥於軍者宜嚴其刑賞時其衣食卒不驕而勇敢矣人既完富卒既勇敢生聚之訓練之吾知青海之西不數年爲內郡矣命處誨記其始終序於前後處誨謹以季父之言志於後將允於後之人俾無怠大中二年三月二十日記

孫簡

簡華州刺史宿孫舉進士官兵部尚書

請改定百官班位奏

伏以班位等差本係品秩近者官兼臺省立位稍遷頗紊

辯制理亦未通今據臺司重舉元和元年所奉勅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檢校官立在左右丞之上者承前列曹侍郎兼大夫者至少准京兆尹往往帶此官其京兆尹是從三品至今班位只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之上在太常宗正卿三品之下其尚書左丞是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本品同類官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與京兆尹在正三品卿監之下無異又據尚書右丞是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是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班位在右丞之下

蓋以右丞官居省轄職在糾繩吏部侍郎品秩雖高猶居在下推此言之則左丞品秩既高又處綱轄之地户部侍郎雖兼大夫豈可驟居其上今據散官自將仕郎上至開府特進每品從上下名級各異則從上下又不得謂之同品今取於理近者用以比方今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州錄事參軍皆操紀律糾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典畧同設使諸曹掾因其功勞朝廷就加臺省官立位豈得使在司錄及錄事參軍之上施於州縣尚謂非宜況在朝廷實爲倒置且尚書左丞自置此官職業至重按六典得

彈射八座主省內禁令及宗廟祠祭之事御史糾刻不當得彈奏之豈可不究是非輕爲措施今臺司所奏但言往例曾不揣摩事若循理雖無往例亦合遵行事若非宜雖有往例便合改正今據元和元年臺司所奏勑戶部侍郎兼大夫班位合在兵部侍郎之上在左右丞吏部侍郎之下今若因循往例不改正遣戶部侍郎兼大夫位在左右丞之上則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班位合在太常宗正卿之上不惟有紊典章實恐重違元勑謹具貞元二年以後勑旨如前伏乞重賜參詳庶合事理

奏置本錢狀

准赦書節文量縣大小各置本錢逐月四分收利供給不乘驛前觀察使刺史前任臺省官等晉慈隰三州各置本錢訖得絳州申稱無錢置本令使司量貸錢二百貫充置本以當州合送使錢充

李愬高崇文配享次序議

伏以蜀蔡之功實皆超卓勳力雖等艱危則殊高崇文憲宗御宇之初朝廷討叛之始雷霆斯赫物力方全劉闢起參佐而爲凶魁行惡者勢同烏合崇文統百萬而命羣帥

起行者理足膺揚所以嚴道雖深劒門不能恃其固汚俗未久刀州莫與結其恩大勳誠集於忠勞作孽本無其根據此崇文所以不辱專征之寄克成定蜀之勳至於李愬之所立適當伐蔡累年旁有包荒數鎮元濟襲父業而成邪計凶黨皆爲其致命同惡懼齒寒而爲陰援軍須必從以有資是故垤窟益深毒爛不誅愬於此時獨能善貸行權竄謀沈斷跳驅閒道乘凌堅壁不俟拔幟而坐失金湯未暇請纓而已纍俘虜斯實軍鋒之冠萬夫之將由是言之伐蜀當專征之始衆銳且同於楚金攻蔡承連兵之餘

羣疑頗同於魯縞及成功而雖一在出奇而尤高昔者光武比耿弇於韓信優之獨收勍寇今陛下令臣等按崇文與李愬之功迥出等夷儻聖慈以格言所著德宜有鄰武功之中功皆難掩則愬居第一崇文次之庶盡公言上符詔旨

憲宗廟配享功臣議

伏以憲宗皇帝元德英猷邁越千古神機睿算恢復四方始者既戮惠琳連誅闢錡睿求良輔果集大勳乃覆淮蔡之妖巢大芟河朔之餘孽皇威震耀寰宇和寧偃武修文

幾無遺事陛下崇嚴享禮爰彰孝思將舉元勳以顯丕績臣等伏思故司徒兼中書令贈太師裴度天縱忠公道施康濟始處司言之任屢陳憂國之誠常因別召深得聖旨乃貳邦憲使於藩方處嫌疑者悉付心誠懷顧慮者必得要領俄登相位專任大事遂乃擒元濟梟師道承宗効順劉總叩頭程權來朝同捷就戮蓋憲宗有知人之明而度盡致君之道也於是息瘡痍培根本宇內無獷悍之俗元和為盛明之代薰灼天下將明帝圖古往今來善無與讓即祇配聖德先揚大勳詳考功行無先於度

狄中立

中立會昌初官華州下邳縣尉武陵軍事判官

桃源觀山界記

桃源山洞開顯廡宇興剏神仙異境具武陵經今有言者道士朱法虔以狀來曰有觀在山有户在疆圖籍且久事不能辯農人曰斧某林田某墟而養侵競未能以導清淨之化公賢其辭實疑漁蠹之未弭迺詢故實刻石定所至而明白之滎陽公之臨武陵實開成五年也桃源觀在州西水路去州城一百四十里陸路八十里狴天寶七年五

月十三日制取近山三十户蠲免租賦永充灑埽守備山林此觀山四至准建中二年所定山界東西濶七里南北長九里周迴三二里東至厮羅溪五里西至大江二里南至障山四里北至大江五里障山在祠堂南四里以山嶺分水爲界直南屏蔽如障故以名八跡壇在祠堂北一百八步瞿童上昇處足印八跡後人思之立壇於其所因以爲名今奉勅醮祭皆在斯壇秦人洞在障山中峯之陰厥狀如門巨石屏蔽靈跡猶存有水自中涓涓不絶竹樹陰森雖盛夏炎熾凛然若秋又多奇花奇木禽獸非凡信仙

境也朱老師閣在觀西一百步老師名靈砮於此朝禮常
聞異香仙樂既終後人莫敢居年久摧毀厥址尚存今有
杉木十餘株枝幹盤屈若龍蛇之形凌冬不凋有松柏之
操桃源洞在祠堂北大江南岸漁人黃道眞見桃花處備
於陶淵明伍安貧記云會昌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軍事
判官前華州下邽縣尉狄中立記

褚藏言

藏言江西人

竇常傳

府君諱常字中行扶風平陵人也祖亶同昌郡司馬贈水部郎中皇考叔向仕至左拾遺贈尚書右僕射當代宗皇帝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貞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郎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者有禮遜生前貴恩追歿後榮又命婦羞蘋蘩都人插棕花又禁兵環素帟宮女哭寒雲備在文集故刑部侍郎包佶製序府君同氣五人各載首序府君大歷十四年舉進士與故吏部侍郎奚陟商州牧卞俛祕校獨孤授同年上第追拾遺下世力養繼親家無舊產百口漂寓蹤是棄高科於盛時就泉府之

少職邅迴者十年厥後載罹家禍因卜居廣陵之柳楊西偏流泉種竹隱几著書者又十載繇擢第至釋褐凡二十年洎貞元十四年秋成德軍節度使太尉王公命從事御史盧泚賫五百金辟爲掌記不就其年淮南節度左僕射霸陵杜公奏爲參謀授祕書省校書郎厥後歷泉府從事繇協律郎遷監察御史裏行居無何湘東倅戎轉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元和六年繇侍御史入爲水部員外郎亦既二歲婚嫁未畢求牧守之官出爲朗州刺史轉固陵潯陽臨川三郡既罷秩東歸舊業時宰嘉招固辭衰疾因除

國子祭酒致仕竇歴元年秋寢疾告終於廣陵之白沙别
業卒時年七十其年詔贈越州都督會昌元年武宗即位
恩覃中外嗣子宏餘任黄州刺史准赦改贈太子少保有
文一十八卷西江逸民褚藏言製序

竇牟傳

府君諱牟字貽周家世所傳載於首序府君貞元二年舉
進士與從父弟故相贈司徒易直故相贈少師李公夷簡
故兵部侍郎張公賈故工部侍郎張公正甫同年上第府
君初授祕校東都留守廵官歴河陽昭義從事累轉協律

郎評事監察御史裏行府罷復爲留守判官轉殿中侍御史尋爲昭義節度判官累遷檢校水部員外轉本司郎中兼御史賜緋魚袋後爲留守判官檢校尚書都官郎中出爲澤州刺史改國子祭酒長慶二年春寢疾告終於宣平里之私第享年七十四嗣子周餘任祕書監今上即位恩覃內外准赦文大中四年贈給事中府君和粹積中文華發外惟琴與酒克儉於家時人以爲有前古風韻世爲五言詩加以筆述文集十卷未暇編錄

竇牟傳

府君諱羣字丹列家世所傳載於首序府君由弱冠不樂進士之科便於著書耕墾墳籍既孤以蔬素自適著書於毘陵之西偏給長兄之俸而與諸季安於膝下者十稔洎冉罹内艱殆盡而復前者數四厥後郡守給事中京兆韋公夏卿知公以爲江左文雅無出其右適貞元十年詔徵天下隱居邱園不求聞達之士韋公遂薦焉與桂山處士劉明素同表公之言云受天清氣與道逍遥時人以爲孔北海拔禰衡之文不之過也其時天下慰薦九人公獨不除授其後韋公移牧吳郡又以公所著史記名臣疏三十

四卷進入皆寢而不報人皆異之公自以爲通塞繫於命靜而俟之厥後韋公入爲天官侍郎改京兆命中謝之日德宗與之綣言韋進曰臣忝居達官而竊負其位上曰卿有何負奏曰臣守毘陵日薦處士竇羣於時獨蒙不錄後臣在蘇州又進竇羣所著名臣疏又蒙不答臣以爲以人而廢在臣則當然言羣則屈上乃驚曰卿之知人固無疑卒不問者乃宰執之失也便宣卿令召對此貞元十八年也公卽日起於衡泌白衣召見上謂公曰夏卿知卿卿有何蘊蓄得以盡言公從容對曰臣無蘊蓄第讀書俟時夫

蘊蓄者迹在近班進有所不納諫有所不聽臣即蘊蓄如臣處於草茅但仰元化而已實無蘊蓄上甚奇其對便宣令付中書卽除諫官釋褐授右拾遺居無何祕監張公薦和蕃請公爲判官因改侍御史其後有故不行請復本列上不許遂守侍御史俄兼領雜務德宗晏駕改膳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唐州刺史司空于公鎮漢南奏公爲節度副使檢校兵部郎中兼中丞加金紫居無何除吏部郎中遷御史中丞以舉職太過出爲黔州觀察使後以十洞擾亂准詔用兵翦伐事平公坐貶開州刺史亦既

周歲除容管經畧使憲宗以公守官無隱思欲大用因急詔追入中途遘疾終於衡州旅館享年五十贈左散騎常侍公有子曰謙餘審餘偕孝敬相率審餘應進士公天授和粹亮直孤峻著書俟用隱於衡泌未嘗以名利枉其所守時論以公有公輔之望卒無所伸文集散落未暇編錄

竇庠傳

府君諱庠字胄卿家世所傳載於首序府君初應進士感於知己一言遂從事於商洛授國子主簿未幾而罷後吏部侍郎韓公出鎮武昌美公之才辟爲節度副使遷監察

御史俄而昌黎移鎭京口用爲節度副使改殿中侍御史
昌黎却入公至輦下遷澤州刺史秩滿時光祿卿范公由
吳郡領宛陵奏公試太子中允兼侍御史爲團練副使加
章服府罷除奉天縣令遷登州刺史昌黎公留守東都又
奏授公爲汝州防禦判官改檢校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後遷信州刺史三載轉婺州亦既二載遘疾告終於東陽
之官舍享年六十有三公天授倜儻氣在物表一言而合
期於歲寒爲五字詩頗得其妙嗣子匡餘疾沒世次曰繇
晉州司法次曰載國子監直講皆克荷素風聿修官業詩

筆散落編錄未遑

竇鞏傳

府君諱鞏字友封家世所傳載於首序府君元和二年舉進士與今東都留守左僕射孫公簡故吏部侍郎興元節度使王公源中中書舍人崔公咸制誥李公正封同年上第府君世傳五言詩頗得其妙故相淮陽公鎭滑臺辟爲從事釋褐授祕校淮陽移鎭潜宮還峴首改協律郎二府專掌奏記淮陽下世司空辥公平鎭青社辟公爲掌書記又改節度判官副使累遷至大理評事監察御史裏行殿

中侍御史檢校祠部員外郎加章服後薛公入爲民籍府君除侍御史轉司勳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文昌故事文酒之爲由公復振也故相左轄元稹觀察浙東固請公副戎分實舊交辭不能免遂除祕書少監兼中丞加金紫無何元公下世公亦北歸道途遘疾迨至輦下告終於崇德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子六人長曰景餘疾歿世次師裕見任晉陽令俱力學修文孝敬相率公温仁華茂風韻峭逸遇境必言詩言之必破的佳句不泯傳於人間文集散落未暇編錄

曹確

確字剛中河南人開成二年登第累拜兵部侍郎咸通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加右僕射罷爲鎮海節度使加太子太師徙河中卒

請令場監錢絹直納延資庫奏

户部每年合納當使三月九月兩限絹二十一萬四千一百疋錢五萬貫自大中八年已後至咸通四年積欠五十萬五千七百餘貫疋前使杜悰申奏請起咸通五年正月已後於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户部八十文除陌錢内割

十五文當時收管以填積欠續據户部牒稱州府除陌錢有折色零碎請起咸通五年所合送延資庫錢絹逐年兩限須足其餘陌十五文當司仍舊收管前使夏侯孜具事由申奏且請以户部論請期限其咸通五年錢絹户部已送納自六年至八年其錢絹依前不旋送納又積欠三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貫文者伏以所置延資庫初以備邊爲名至大中三年始改今號若財物不充則名額虚設當置制之時所令三司逐年分改減送當使收管元勅只有錢數但令本司減割送庫不定色目以此因循漸隳舊制

年月既久積欠轉多既無計以徵收乃指色以取濟稍稱
備邊名號得遵元勅指揮乃割户部除陌八十文内十五
文收管及户部請逐年送庫具票從今既積欠又多終慮
不及期限臣今酌量請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户部錢絹
内分配令勒留下合送納延資庫數目令本處别爲綱運
與户部綱同送上都直納延資庫則户部免有逋懸不至
累年積欠

諫用伶官李可及爲威衛將軍疏

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

員顧謂房元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授光州長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

李貺

貺吏部侍郎漢之子登進士第

連山燕喜亭後記

余自幼伏覽外王父昌黎文公燕喜亭記則知連州山水

之殊亭之稱因記爲天下所嘉連爲郡旣遠且秀亦因亭
而高時談山水可娛者較數連矣中州人旣以連遐遠不
可得與遊皆依記以圖爲館宇飾味山水者莫不目登心
到焉如此則亭豈可荒記豈可仆乎三年冬余侍行承詔
於連水陸南馳幽無所據志無所用乃縱業於山水以資
養志况又外祖所記亭在是耶昔聞今見必矣踵於郛則
訪焉耆老曰無矣吁昔奚寵遇而讃詠之如彼今遭何人
廢棄之如此豈亭之屯耶竊歎數月得刺史武公至歎之
尤甚且曰不修則過及余矣遽揮徒而窮尋之冒翳履淖

抵巇擘蔓得餘址焉級磚缺擲棟榱垣瓦寸折片碎翁汗其甚石記斷僵毋昧其字公整而修之徵記本於余家易石而琢之不旬就矣於舊不移不損煥而爲新命余記其跡余辭小子豈敢措筆以並前記公曰不與記實此則又毀後人知子至而不顧子過矣余何別不修者乎余曰諾時會昌五年十一月五日連州刺史武興宗書

李濆

濆武宗朝官洛陽令遷滁州刺史

苻溪新亭記

上臨御明年濆自洛陽令之太守詔牧滁民之三月得古溪郡之東北十里按地圖志在皇道山之右昔始皇遊經是山因以名焉其下西永陽嶺迸流於苻溪此溪是也不濬川導廣泉演漾潭島影溢江漢埇中流裘平壇四浪滉朗雙派委輸襟帶一川斜界千畝無芰茵蘋萍之雜其淼練如也有廢亭占勝之地其狀依然也照晴而空水相鮮澄遠而齊山濡色趣向奇狀不可窮覓訪郡之長老考亭之廢興皆曰三十甲子二周星而不知其所由來矣驗圖籍亦昧其始興之歲也秋七月前河中監察汝南公況前

武寧軍殿中隴西公拱州遷客司馬宏農公紹復咸以勝概爲宴之須乃卜於亭是咨是謀遂古創今僉曰惟允不越月他工具洎六旬有六日新亭就楹不茀茀昭其儉也甍不仡仡示無僭也内不重門曠其景也外不崇墉達其望也繇是四時之氣成象不絕春木秀容夏雲奇峯秋天爽空冬日暖濃觸類有景與溪無窮雖羊公峴溪曷足以加其勝矣於戲物之廢興時也苟非其時聖人微言矧其蒙者乎時會昌二年正月八日建

蔣儇

僕武宗時人

石壁院記

縣城西郛七十里有東漢舂穀縣之遺址後因以名鄉鄉之北鄙抵於大山之峯巖秀異於他山山之林巒溫潤於他木議者以爲下有泉洞故爾洞門如圭勢貫天鑿四面來東兩崖相撐腹内周圓似刳而成仰視嵌空怪狀非一若羽若鱗若動若植不知所以然者蓋疑山川陰陽有吐納蓄洩之道下有流泉淺深未測洞門右擁復穿石竇達於洞外注爲澄潭下灌良田功侔造化若乃松韻秋景鳥

鳴春林野花爭芳吐火噴雪不可得而名也洞之西偏有石壁屹立高三十餘仞廣袤等夷有類丹青元黃錯雜垂蘿引蔓布列纓緌石壁之下復有名園流泉繞其兩面巖翠環其四隅先是故吏部常選樂安蔣公諱誦有之未遑經始而傳於故明州司功參軍蔣公諱珵司功之季年顧命其子係曰是地也鄰接靈境不樹藝桑麻可請名僧崇建蘭若依託寺宇而根固焉是以君子蹥之係既免喪於太和七年有禪僧超覺自金陵杖錫而至曰我尋山水者度量宏博珠融月圓係乃以前意見託忻然而受覺公乃

經丈尺具畚挶芟治繁蕪鑿石夷壤建置方丈而景象旋生矣於戲天作靈奇而覺公潤色之以合天地之心開成二年請附屬於隱靜寺時上座僧文度寺主僧道琮都維那僧文昱皆道門樞轄釋氏師長迺曰此地斯來符西徵矣貞元中故工部尚書博陵崔公字斯邑也曾遊茲洞崖公佳之有紀行之什自洞迴驂親翰於寺之壁事既契叶不其休哉遂兼以公之作聞於官司因隸於隱靜寺焉覺公欲刊石爲記使後人知其所由來乃有處士南陽左徽實邸明之遐裔亦當今之俊選好述錢媛始契宜家惜天

桃之芳晨痛梧桐之先落鳳琴罷響魚目常開捨其服翫
粧奩獨致豐碑之用昔羊公遺愛墮淚於峴山今左氏思
賢淒涼於石壁儇固不才詎識文章之紀律以宗室之休
美輒受命而爲記蔣秀士前序其事卽會昌二年九月二
十七日樹碑慶讚悉皆周備至五年天下廢寺遂被隨例
廢毁今逢明代精舍重興左公恐絕其靈跡盡忠竭誠又
出數緡再留後紀資其存歿福壽無疆永爲不朽

崔于

于會昌三年官庫部郎中知制誥

請御史大夫中丞在尚書左丞上奏

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國憲法朝廷紀綱兼此官者皆以所領務重特爲寵異近來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者並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行之已久況今使下監察御史裏行朝謝時列在左右司郎中之上以此參彼足可辨明況奉去年十月二十八日勅御史大夫進爲正三品中丞進爲正四品郎官望等尤爲重任酌從宜之文定可久之法合崇憲職式叶朝章請准前例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在尚書左右丞之上

欽定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二目錄

都盧尋橦賦

張良器

集靈臺賦

素絲賦

海人獻冰蠶賦

烏臺賦

賈嵩

夏日可畏賦

華陽陶隱居傳序

鄭還古

博異記序

石貫

貫字總之會昌三年進士

藉田賦以復收墜典以期農祥爲韻

大皡御辰勾芒定位天子率躬耕之禮有司謹親載之事以爲帝籍斯闕皇猷久墜不修耒耜之功是隳粢盛之義於是擇元日戒農期本千畝而敬矣齋三日以告之然後內外清謐上下肅祇文物之儀備列戈鋋之衛在茲猶窺紫禁共仰丹墀儼南面凝旒之所當東方欲曉之時漏水

聲盡爐香上遲俄而閶闔開羽儀展揚青旗以肅事備朱紘而戒典上乃望靈壇御玉輦蒼龍整駕以前導蔥犗遵途而右轉六轡齊舉八鸞啟行向綠野公田之所至青郊展禮之方紺轅塞路青輅巡場叶農經而授事指農正而告祥由是別土宜分疆理入滌場而肆目撫御耦而舉趾遂乃執紅紖親黛耜四顧而溝塍砥平三推而土膏脈起發生有在播殖茲始諸公諸侯而次進或五或九而皆止見京坻之流衍可期覩稼穡之艱難有以禮樂既備人神告休事雖兆於東作稔以見其秋收豈獨親耕於甸內實

亦種德於道周羣臣乃伏葦而進曰臣聞歷代務農百王重穀陛下與古典之已墜紹前修之不復故得人勤稼穡天降景福帝曰予上事天地次奉祖宗惟舊章是率惟古典是恭今將返鑾輅而宴於太寢又欲展禮而勞農

千畝望幸賦（以將興墜典允屬聖期爲韻）

國重農事帝遵時令惟千畝之可親望三推而闢盛田畯方勤於稟法甸師巳切於承命陽和初布庶平東作以勸人邇術既端終俟南郊而見聖當其融風式協韶景方遲金根爲順動之馭菖葉表親耕之期度以地狹難容足列

公車之數顧其土膏潛動可陳農器於茲修隴惟直遐阡甚夷是宜率諸侯大夫以行乎周禮不可使四年正月獨稱於晉時言瞻耒耜志惜墳衍謂畇畇而足得天臨想澤澤而正宜春淺空爲散地尚鬱新典載芟未及勾萌之出何因一墢爲期螻蟻之誠願展翠幕猶闕朱紘未至當人力可借而成功使農祥失正而奚利染場之屨期刜刜以輕移撫籍之衣想襜襜而如墜且夫事尊禮動法貴聖興顧井田之君是可出而偕作懿初耕之帝宜其德以相成不然則無以知土宜慰人欲使其種稑克備粢盛乃足庶

見其耘之耦一一具陳必報乃求之倉曩曩交屬況以近甸堪樂元辰以良借百步之疇冀停雲罕修三班之令期在月將如此則樹德咸滋訓農惟允畢力克符於地事致誠不昧於畦畛儻禮備而必行實以表乎仁之至義之盡

觀農賦

歲起於東丁壯就功則知富民必資於廩實彊國亦在於年豐是時也杏花疏樹蒲葉抽叢曉出鳳城疲道路之攸往迴瞻鶉野知耕鑿之斯崇美夫原隰底績溝塍刻鏤耒耜交橫煙雲輻湊人沮溺而爲伴水鄭白以分溜一稃二

米禾同北里之禾苗盛草稀豆異南山之豆觀夫田畯至喜室家相歡揮鎡去莠築堰澆蘭野餉曉持於斜徑春插暮荷於層巒鄰近山之樹密悅臨流之地寬葵腰鐮而乍采黍策杖而時看且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欲抑末以敦本在用天而分地思文后稷濟時敷播殖之功惟彼陶唐申命掌嵎夷之事八政之中食居一四人之裏農爲二倬彼甫田習無不利故土爰稼穡含靈是資歲稔則家知禮讓食足則國贊邕熙無辭艱難服先疇之畎畝皆當儲峙救黎人之阻飢九年殷憂於堯日萬箱發詠於周詩迹忝門

人得承規於孔父心將請學恐貽責於樊遲

宋言

言字表文初名嶽屢舉不售改今名大中十二年及第

漁父辭劍賦以濟人之急取利誠非爲韻

彼子胥兮亡命江湄賴漁父兮停橈在茲旣橫流而濟矣因解劍以酬之厚意殷勤何惜千金之器高情特達竟陳三讓之辭稽其去國無途迷津獨立前臨積水之阻後有追兵之急躊躕而鶴髪相哀顧盼而漁舟可入憂心盡展憑刳木以何虞渡口雖遥挂輕帆而已及谿是拂拭青萍

披陳素誠念險難以知我顧提攜而賜卿拔三尺之熒熒波間電落橫七星之凛凛掌上風生叟乃莞爾興言搘頤話志本期浩淼以排難詎可愴惶而徇利酬仁報惠誠多公子之心害義傷廉且異老夫之意况乎楚令方急嚴刑且陳盡索奔亡之黨先誅隱匿之人若以爵祿為念榮華是親則械爾躬而赴國持爾劍以防身整棹西歸自受執珪之賞論功北面寧亡切玉之珍蓋由惻隱為心艱危是濟方圖散髮之樂豈假吹毛之銳情高而俗慮難量語罷而鳴根忽逝連環吐月空臨玉匣之間一葉乘風漸入寒

煙之際豈不以識達精微言窮是非棄霜刃以長往弄雲濤而不歸寂寞巖煙沉東流之渺渺凄涼浦樹含落日以依依異乎義立一朝名超萬古決雲之異狀徒逞皎日之深誠不取則知美范蠡而述魯連信斯人之可伍

斆雞鳴度關賦　宋言

雞司晨而風雨不渝人懷詐而關防可圖效長鳴於頃刻排大難於斯須近取諸身俾羣情而莫測出於余口將五德以無殊昔者田文久爲秦質東歸齊國之日夜及函關之際顧追騎以將臨念國門之尚閉君臣相視方懷累卵

之危豪俠同謀未有脫身之計下客無名潛來獻誠君禍方垂於虎口臣愚請斅於雞鳴於是鷹揚負氣鶴立含情迴夜遥天未變沈沈之色攢眉鼓臂因爲喔喔之聲審聽眞如遥聞酷似高穿紫塞之上深入黄河之裏一鳴而守吏先驚三唱而行人盡起迴瞻滿座皆默默以無言散入荒村漸膠膠而不已想夫計即成欺人皆不疑重門似洞以俱闢駟馬如龍而莫追雖師曠之聰誠難辨矣縱冶長之慧未必知之於是考智謀察能否君於士兮誠重士於君兮亦厚念秦關之百二難逞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

雞口既而美播彊隣名聞上賓暫解咽喉之急永爲心膂之臣想季路之危冠相侔未可任秦皇之利嘴欲斅無因豈非志在酬恩居然造響清濁如一高低不爽迷翰音之類應若同聲闕反拒之門易於覆掌始知戰國之多才是招賢之道廣

鶴歸華表賦 以去家千歲今始歸爲韻

昔丁令威登仙紫微念故鄉之久別化靈禽之一歸翩瑤臺而遂下見華表而堪依凄凉而舊跡猶存徘徊有戀寂寞而故人誰在悵望難飛原夫託玉羽以潛遊歷丹霄而

暫憩閟聞天之逸響駐凌雲之遠勢凝思慮於木末俯闚闤於煙際光陰可惜歡娛肯誤於當年邱壟相望凋落徒悲於晚歲既而人事難尋俄成古今野逕榛亂烟墟草深歧路之黃埃不已桑榆之白日空沉眷戀無窮誰識孤高之貌悲傷莫測空聞嘹唳之音至若似帶烟霞情深恨賒遲迴而脩趾不動眄睞而圓吭暫斜松檟蕭蕭徧是幽魂之宅蓬茅歷歷今為誰氏之家少別層城長思故里似有求而不見若將飛而未起住仙界之長日痛人寰之逝水念當時之親識安問存亡窮累代之子孫莫言終始極目

睛煙凝思悄然別離而塵事不一倐忽而芳春且千邪求飲啄自惡腥膻歸處而雲空慘澹望中而封樹連延笑彼燕雀[illegible]金闕嘻茲警露迴降於遼天已而卓爾無羣超然將翥思杳杳之空際戀亭亭之高處迴朱頂以長望疊霜毛而永處蓄恨無窮忽矯身而飛去

左牢

牢字惪膠會昌三年進士

蟬蛻賦 以一體區分雙形酷似為韻

物之化兮則多蟬之類兮惟一棄捐無用之甲振奮有聲

之質彼則曲拳擎跽附麗脩條此則遠害全身飛鳴永日當其閒園向久輕吹無聞銜孔之異狀初出寓物之雙形欲分墻入幽叢上纖莖而繚繞時搖殘蕚散芳氣之氤氳於以警素秋於以戒炎酷進退如懼攀援欲速兢兢而恐墜微躬步步而竟升高木來能應候禍豈避於刳腸去乃乘時智終期於剖腹烟月思寡戀垂勢孤以抱膏肓之疾待成胡越之區拳跼而投足既定蹙縮而脫身是圖漸呀然而甲折俄豁爾而形殊前程而遠寄園林如矜得路下視而若遺枯朽孰肯守株由是乍舉輕躬初留具體薄翼

而朝陽始照元蟬而宿露新洗纔發響於林下已傳聲於澗底驗形有二責實無雙啾啾而送恨蓬户嘒嘒而添愁瑣窗吟遠樹於荒郊思盈秋野噪寒花於別浦韻繞晴江則知造化之旨難窮其理何末異而本同何一生而一死其死信不自以爲辱其生信不自以爲美能彼我而兩忘則榮枯而相似別有甘穴居於聖代期羽化於天庭久羨出身之術多慙負贅之形高枝尚遠短景難停儻遭逢於此夜冀音響之堪聽

任疇

嘻會昌六年官太常博士

正獻懿二祖昭穆疏

去月十七日饗德明興聖廟德廟直候論狀稱懿祖室在獻祖室之上當時雖以爲然便依行事猶牒報監察使及宗正寺請過察詳窺玉牒如有不同即相知聞奏爾後伏檢高祖神堯皇帝本紀伏審獻祖爲懿祖之昭懿祖爲獻祖之穆昭穆之位天地極殊今廟室尊倫不即陳奏然尚爲苟且罪不容誅仍勅修撰朱儔檢討王皡研精詳覆得報稱天寶二年制追尊咎繇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

聖皇帝十載立廟至貞元十九年制從給事中陳京右僕
射姚南仲等一百五十人之議以爲禘祫是祖宗以序之
祭凡有國者必尊太祖令國家以景皇帝爲太祖太祖之
上施於禘祫不可爲位請按德明興聖廟共成四室祔遷
獻懿二祖謹彝儔等所報卽當時表奏並獻居懿上伏以
德尊謚爲孝君臣嚴敬有司愼恪是歲以還不當失序四
十餘載理難彝詰伏祈聖鑒卽垂詔勅具禮遷正

第二疏

伏聞今月十三日勅以臣所奏獻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

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去月十七日緣遇太廟祫饗太祖景皇帝已下羣主準貞元十九年所祔獻懿祖於德明廟共爲四室準元勅各於本室行享禮審知獻祖合居懿祖之上昭穆方正其時親見獻祖之室倒居懿祖之下於後遍校圖籍實見差殊遂敢聞奏今奉勅宜令禮官集議聞奏者臣得奉禮郎李岡太祝柳仲年協律郎諸葛畋李潼檢討官王皡修撰朱儔博士閔慶之等七人狀稱謹按高祖神堯皇帝本紀及皇室圖譜并武德貞觀永徽開元已來諸禮著在甲令者並云獻祖宣皇帝是神堯之高祖懿祖

光皇帝是神堯皇帝之曾祖以高曾辨之則獻祖是懿祖之父懿祖是獻祖之子郎博士任疇所奏倒祀不虛臣等伏乞郎垂詔勑具禮遷正

孫玉汝

玉汝會昌四年進士官御史咸通中出爲衢州刺史

金柅賦以貞而能一斯可制動爲韻

聖人患人情多遷物象不一爰指道樞之要因明金柅之質蓋以金則持堅而有常柅則制動而無匹當全模於大冶曾因鼓鑄之功及入用於生民克保安貞之吉原易道

之所施得器度之攸宜任重而難勝者非剛莫能致其定利轉而不息者非一無以止其隨所以適其所適斯焉取斯在如輕如軒之時自能勁挺處無輗無軏之地物莫稱推美其叶範選而見辭取鍜鍊而與制雖成形於橐籥不假飾於磨礪常無銷鑠懷可以明確禀安排之理端居退止之旌首於萬化之内而乃百度惟貞然以上經之旨難分先儒之見無果一以節驅馳而爲事一以當徑路而待我苟在鎔而備物固察其所由如持重以知名則用無不可是則寓質之時惟工所資將永平於軌轍亦致理於麻

絲不爲事遷可類仁之方也終然靜勝固知道豈遠而夫如是觀六爻之所總皆遵乎不動驗一德之可稱莫與彼爭能我皇由是立心堅固引義依憑躁競者息之於靜域回邪者制之於直繩然則金柅之爲器也於今而其道益宏

金厚載

厚載字光化會昌三年進士

昆吾切玉劍賦以利刃無儔堅鋼必截爲韻

劍者金之利器玉者寶之至堅韜百錬之形迥倚天而入

用斷十德之質信如泥而莫全蓋以淬礪呈彩磨礱發鮮開寶匣之炯爾切連城而爛然原其周穆西征戎王獻至刃決雲以增價鍔開蓮以逾利明星耀色固已直於千金白玉雖堅纔可當於一試於是搜韞匵示精鋼謀剸割輝鋒鋩舉連環而動月掌盈尺以凝霜投刃皆虛無鍺然之異響應機立斷俄凜若以分光暎日惟明揺容轉潔乍毀方以旁達忽離堅而中絕仰鋒亂起初每謂如花飛應手全開終有疑於冰裂固可以鄙牛斗之氣衝陋蛟螭之精截應用無敵清貞莫儔銷白虹以影碎耀青蛇而色秋黯

顆文開獨庭中而雹轉熒熒屑落類掌下以星流素彩交光清文耀質既衛身之可保豈化龍而無必色離温潤光開縝密形錯落以膚寒彩璘玢而皆溢是知器有異而神符物至精而用殊向若鍛非良冶質匪昆吾則安能充遠戎之獻斷抵鵠之徒儻遇英雄必提攜而可以時逢琬玉固翦截之如無嘉乎資礪乃之功剖温其之潤剸犀莫比其銛鍔斬馬難齊於利刃夫如是知鍛鍊之至精切璠璵而可信

都盧尋橦賦以勢極高空罔思傾墜爲韻

彼修竿兮迴立天中有都盧兮身輕若風始發地以直上漸陵煙而轉崇斂捷無儔恣飛翻於白日孤高可尚任迴環於碧空初其委質員來當場獻藝耀百戲於君所仰千尋於天際干霄迴出將爲悅目之娛舉步俄升自有翻雲之勢孤標上聳兆庶同嬉信超騰而自若罔危懼以凝思質勁挺以無倫人皆見也衣簾襜而不定風以動之挺影難儔乘高罔墜臨廣衢以堪望騁趫材而自異拂雲端之縹緲似欲升天跨橦末之攲危若有餘地徒觀其遠望翩翩輕如列仙形翻碧落足動晴煙杳杳難分宛在長天之

外亭亭迴映全高衆木之顛其態可喜其功不測既穹崇以獨立毋緣循而至極將以騁輕趫恣登陟旁臨既分乎遠近上達必資乎孤直仰而望也始似出於煙霄逼而察焉又若生乎翅翼事契鴻漸情非教猱既翻身而自下漸託質以彌高迴匝花場見于夫而共憙間臨紫陌瞰萬井以無逃故得衆目咸窺羣心是仰若丹梯之巳踐類遷喬之可上毋所以恣攀援助觀賞誠哉平子之言先賢之勿罔

張良器

良器會昌中擢進士第

集靈臺賦 以聖君宏道景福會昌爲韻

希夷平人皇居明堂闢陰開陽冠通天兮蔭華蓋發大號兮流耿光將樂瑤池之宴集由喜玉京於壽昌降清問於宣室討眞經於柏梁乃因高爲臺順時謀築披翳薈翦林麓鏟重岡移峻谷量其遠近以議夫土功命彼般倕再度乎山木使人以悅無告於勞均力取材不遠而復屹九重以初超馮一簣而始覆其爲勢也峨峨皚皚粉壁光兮朱門開若方丈與蓬萊其爲麗也崢嶸郁煜星柱浮兮雲楣

肅狀靈光與景福有時鳴猿告曉貞松歛靄千峯轉日迎
秀色於瓊樓萬歲傳聲和幽音於地籟磅礴壓乎人境葩
岃聳乎天外王喬飛舄見晃影之翩翩神女窺牕聽鸞歌
之噦噦俯衆山兮如東縈八川兮如帶上方向晦宴息齋
心防戒乘金根肆玉軑夸父秉鉞蚩尤揚旆鐵衣沸渭以
焜煌寶馬騰驤而沛艾環鉤陳而列武士震砰訇兮軼埃
壒登夫集靈之臺謁天帝而爲會奏無聲之樂寂寞而難
分展無體之禮質素而無文晬容綽約元化氤氳聖主湛
恩散作八方之雨清都喜氣凝爲五色之雲彼昇龍鑄鼎

之後捧盤承露之君徒髣象於前載孰能成乎此勲然大造之德曰生大君之位曰寳未有離於兆庶而復謂之至道願獻華封之壽上祝唐堯之盛股肱爲良元首作聖用壯辟雍之美乃經靈臺之政豈必沐咸池陵倒景脫屣乎寓縣棲眞乎絶嶺居中天之峻極從化人兮習靜然後居無何之鄉去有爲之境者也於是情冥其欲德貴惟恒可大可久不騫不崩動植風靡雍熙日宏宜其四溟式宴而人和年登

素絲賦以貞素持實功濟爲韻

羽雖白賁然而輕玉雖白堅然而貞未若素絲之爲用以轉化而爲名匪剛克以居禮實柔立而有成其正也可以如繩之直其順也可以繞指而縈故能紛以隨時浩然養素揮流水則轉增其姸染繪色則不吝其汚動必隨人寸無恒度其來也何所自園客而出茲厥賦也何地由岱畎而貢之俯乎列井將稽慌氏之練實乎澤器徒爲墨子之悲信千旄之望美非庶士之可持不顧充㛹婦之緯不顧託寒女之絲因弄杼以成績庶補衮而爲期代若好五采我則大白以受質代若厭羣居我則衆縷以爲匹非異俗

而招罥將矯世而摭實夫其公孫命駕長倩趨風贈以生芻之束爲以素絲之總蓋取諸自微之著積小成功君無謂我微君無謂我細若綦之可織則假手以成勞如裳之可縫則因緣而善繫功無不給物無不濟彼服卉佩蘭衣荷帶蕙念牽絲之無日傷考槃之失計今將俾潔白以修身詠羔羊而取婉儻黃絹之可比希菅蒯而無替

海人獻氷蠶賦以四夷即敘海不藏珍爲韻

圓嶠之人兮迴踦遐壤旁臨窮海嘉氷蠶之底貢彰遠人之無怠原其稟氣斯異含靈有特鱗角是帶育七寸之殊

形雪霜載加發五彩之異色資纖縷以成績弄杼攸勤美重錦之可持女工能即施勞且異於三盆爲用寧同於五緎致美之厚罔差其姸不入獻之先必資於善良驚楫云邁懿承一作筐是將涉三山之重阻辭萬里之遐荒越溟漲屆帝鄉昇玉殿薦明堂示彼有誠則申屈膝之贄樂我無事願充亟拱之裳蓋威靈之有及故珍物之不藏懿乎生乃因地育乃非時四氣平分屆嚴冬而成止五方異俗在中國之莫爲自堯年而效美暨今日而來思足以彰德風之普洽表王道之淸夷不然則修路崎嶇洪漣澍濞較道

里而累億罹寒暑而數四匪化理而無虞曷員來之可致彼躬桑載育獻繭為均浴濯龍之水漲川館之春而後羅紈是緝筐筥攸陳固在常而可悅殊自遠而為珍是知化之所被物無不臻德之所加人無或阻託茲賦以極思臻皇猷之焯敘

烏臺賦

士有利於鴻漸者覲乎憲臺降太液邇蓬萊風威四警霜氣旁催地疏曹而獨秀居對禁而分開提綱必理舉職惟才門凌晨而豸出樹夕陽而烏來旌良表正癉惡繩回乍

以飛謇淒其凝矣時爲摶擊吁可畏哉嚴城岑寂靈臺蹇嵯直狀臨而逾明僞迹投而遽剗故座有彝法門無濫板理從擾而庭幽事雖繁而人簡及夫貪吏無厭豪宗不戒酷奮黠俗洪威桎械致中典之淪否令下人之凋瘵百城相師而自若五兵乂安而不恇是司也故以矜遠聲哇長喟若恇切奉絲綸以遐察騰錦車而遥屆則跋扈顔沮强梁志懲望驄馬而跼蹐仰繡衣而下拜是知上能贊聖下足安凡顧眄而朝班已肅推彈而邦度增嚴庶究厥能請循其始官則秦置臺從漢起或掌方書或稱柱史朱何以忠

雅標懿桓陳以剛直著美上封則起於鄭均埋輪則遠聞
張紀虞詡之人方側目暴勝之名兼直指皆玉秀珠明鷹
瞵鶚視旣斡時而助化亦圖國而遠恥莫不才挾主以成
功主因才而共理唐纘玉葉藎臣惟哲法省巖劉臺兼貢
薛昂凉階宇奮迅霜雪耿獨坐而情雄邈羣司而位絕稠
人廣衆望影而魂褫暴黨奸雄覩形而膽折豈徒以聳動
僚寀逡巡朝列儻吾道之將行庶從兹而振節

賈嵩

嵩著有賦三卷見藝文志

夏日可畏賦以昔聞宣子之於政也爲韻

赫爾陽精當朱仲兮厥狀難明杲杲而威掞四序炎炎而火烈羣生九野飛塵破氛昏而下燭六龍銜耀亘天地而橫行其初也陰魄落彼大明生矣踆烏洶洶以飛來蒼龍黰黰而光死輣煙霞而炎駕旁轉洞寰海而紅輪徐起煙勃乎扶桑之津鼎沸乎咸池之水八紘疑火井之內六合若炎邱之裏路歧難處傷哉行役之人稼穡堪憂嗟爾耕耘之子始驚出地漸見摩天曈曨逾盛翕赩彌宣赫曦而光碎波濤血殷江海蓬勃而氣蒸林麓欻起山川然則居

上克明當中益熾想羲氏於執熱當亢龍之用事照邱陵而恐是焦原蒸壟畝而皆成赤地仰之者目眩精眊處之者神昏體悖草木爲之生煙峯巒以之減翠千里無雲炎風不聞木而棲者翕其翼泉而躍者伏其鬐不黨黎甿有異恩覃之士無私蠻貊終同炎德之君可流金而爍石可焦頭而爛額浩浩兮空紅埃融融兮過虚碧遂使無生禪子愛其孤鶴片雲休影逸人戀此幽松古柏斯則晉卿執法於前代曾史立言於往昔於戲猛以濟威剛以馭下牧於外而冦亂咸戢升於朝而諂諛斯寡如夏日之赫焉孰

云不足畏也

華陽陶隱居傳序

或曰貞白先生在梁書高士傳今而為傳何謂曰梁書之傳先生猶史記之述老氏也其敘事頗刪畧俾仙聖行業不得昭著而紛綸其閒夫先生識洞古今事炳山世神棲寂泊精鶩元樞定三品以黜浮僞分五域以鏡區貫著隱訣以析綱目述眞誥以旌降受激揚隱微之外馳騁清虛之際乃元中之董狐道家之尼父也況發揮墳典游泳百家窮天地星辰之文究陰陽龜筮之術至於鯨死彗出麟

鬭月蝕銅山崩而鐘鐸響蠶珥絲而商絃絕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此性理冥濛僉謂之感先生商推其微非感非應夫然將叔向子產京房郭璞擬先生以為博乎齊永明十年謝詹事瀹自吳興聞先生棄官隱華陽乃於道中作傳傳疎畧不用陶翊乃作本起錄至齊末遂已亦事多遺闕其後潘泉文復踵其作始天監元年至七年夏四月於時先生改名氏潛訪遐嶽旁無知覺於是泉文又絕筆於此於戲前二傳既太簡門人編錄復無條貫俾君子辟世之道淸眞養翮之跡其幾乎磨滅歟乃於登眞隱訣及眞誥

泰清經先生文集揣摩事迹作三卷焉

鄭還古

還古號谷神子會昌時人謹按博異記晁公武讀書志以爲馮廓撰胡應麟二酉綴遺以爲詩人鄭還古撰今据舊本博異記原題谷神子還古撰還古所著殷七七傳又與此記相類當即博異記之逸篇故定從應麟說

博異記序

夫習讖譚妖其來久矣非博聞强識何以知之然須抄錄且知雎黃事類語其虛則源流具在定其實則姓氏罔差既悟英彦之討論亦是賓朋之節奏若纂集克備即應對

如流余放志西齋從宦北闕因尋往事輙議編題類成一卷非徒但資笑語抑亦粗顯箴規或冀逆耳之辭稍獲周身之誠祇求同已何必標名是稱谷神子